

## 前言

一直到昨天，你才有勇氣翻開在東南亞旅行時的紙本日記。或者說，遲至昨天，長久疲憊的你才有餘力靜下心與那 22 歲的自己交談？

這一年未滿的創作期間，發生許多事，大抵是災難性的，讓你數度想放棄這個寫作計畫，甚至是自己的人生。

一本關於生命書寫的教學書《讓光進來：給心靈修練者的寫作書》提及，在進行敘事書寫時，要理解故事隨時可能改寫，而且越寫下去，越會發現真正需探討的是其他主題。

生命是流動的，無時無刻在改變，你能理解。但，這是受國藝會文學創作補助的計畫案吶，沒有照著企劃書寫怎麼行？結案的審核會過不了吧？那些評審委員們會按著書稿搖頭嘆氣地說：「這傢伙不是文學院出身的，果然還不到火候啊！」，或是：「品質與預期的差太多，下次列為拒絕往來戶吧！」於是你惶恐地停下筆來，在無邊的黑暗裡打哆嗦，一次又一次的貶抑自己。

「為什麼自己這麼努力，還是突破不了瓶頸？」

「為什麼自己總是發展遲緩，沒有作家經常有的『老靈魂』？」

「非文學院的自卑感」不斷啃食你的自尊與人格。

那已寫成近六萬字的初稿首頁上你幫自己寫下「國藝會補助是你經過無數努力才爭取到的機會，千萬別放棄！」，並用螢光黃醒目地標註著。宛如電影《我想念我自己》中出現的橋段，發現自己罹患早發性阿茲罕默症的女主角，在病情加劇之前，寫了一封信給未來的自己，要她按照指令吞藥自殺，已保全尊嚴、避免失能的自己拖累家人。文稿上那行字，亦是憂鬱情形較為舒緩的你留下的訊號，為了成為跌至深淵的你，最後的救命繩索。忘了哪部童年時觀看的卡通片主角曾說：「若迷失了方向，請回想你踏上旅途的初衷，它會給你解答。」

你為什麼要申請國藝會創作補助計畫呢？

你為什麼決定寫下這些故事呢？

你當年為什麼執意去東南亞旅行呢？

去年底曾去聽一名作家前輩的演講，他好心地告訴你，你是女中的校友，和男校是友校，可以稱呼他學長。關於寫作及出版的問題，他樂於提供經驗談。（雖然至今，關於女中的種種，你仍然感到痛，想否認在那裡停留過的軌跡，但對比起空白的青春時光、無以向他人解說的窘境，你仍妥協於被動地承認自己的身分。更何況中華文化是極度仰仗人際關係的，有關係就沒關係。多一層連結，又有何妨？你試著說服自己，承認高中畢業的學校，並沒有那麼糟糕。只是話欲出口，總是鯁在喉頭；麥克風握到手上，便是冷汗直冒。）

「是不是文學，有那麼重要嗎？最後能達成你想出書的目的，不就好了？為什麼一定要是文學？你的理由是什麼？」學長拋出一系列的問題，約莫是想幫你釐清心之所嚮、困擾的癥結，但此時的你太軟弱，連輕如呼吸的問句都能

把你推得踉蹌。你的呼吸急促，心跳像沸騰而失控的燒水壺，急遽的壓力令你緘默而失去一字一句，起唇吐音皆成了推開萬磅重的石門般耗力。你感到受傷，那本已殘破不堪的自信又被摧毀地些許不剩。

你後悔吐出問題。

「為什麼非得是文學呢？」、「為什麼完好地完成國藝會計畫於你如此重要呢？」你今日又再次問自己。

因為你喜歡文學，喜讀亦悅寫。即便你以為在那些表現科科爛透了的處境裡，你還有「尚稱可」的國文課可供慰藉，直到去年你重啟女中的資料夾才發現，國文那科的成績卻是慘不忍睹。

是不是有時候支撐自己走下去的是錯誤的信念，但也是這份誤信，讓我們得以抵達難以企及的彼岸？那些集中營的倖存者，他們是否日復一日的說服自己仍有活下去的希望，而獲得撐過煉獄的心理韌性呢？

曾經在一個求職的活動上，人資主管播放了《永不放棄》（Facing the Giants）的激勵短片，影片中的教練讓隊長蒙眼背負一名隊員，用手進行「死亡爬行」爬完整個橄欖球場，而教練在一旁不斷用「你可以的」、「快到了」鼓勵隊長前進，而隊長也終於完成不可能的任務。

你也是嗎？即便現下仍是個相當粗淺的創作者，但至少這幾年，那些誤信一相信自己仍有一點點寫作的的能力，使你不斷進步、進修，而獲得渺小的成長。

雖然當初人資主管問在場的應徵者對於該影片的反思時，你的回答是「那種沒有考慮當事人的身心狀況的強迫訓練，恐怕會造成難以復原的損害吧？」你的回答與在場的其他人「很勵志」、「我也要這樣鼓勵自己」……相差太遠，瞬間讓氣氛降到冰點。人資主管不改顏色，對你說：「看來你是很有創意的人呢？（但我們公司不需要這樣的人）」你從不認為自己是有創意的人，那樣的言論，也只是源於生命經驗的直接反應而已。你感到愠怒，感到傷心，羨慕其他人沒有途經地獄。許久以後上網查詢該影片，有網友亦不認同此舉：「我是體育背景的，這樣爬行會橫紋肌溶解。」

你依然說不出為什麼非得是文學的理由，但那是你的直覺，心心念念之處，你長年形塑欲達成的自我認同；你羨慕那些能堂而皇之說出「我十六歲立志要當詩人」這般言論的講者。這樣的興趣，應該僅需為自己負責，又何必得經邏輯推演、實驗檢驗而得到「因為\_\_\_\_\_，所以希望你作品屬於文學」的結論呢？

你發現，連說出「自己喜歡文學」，這樣表露興趣，都覺得自己沒有資格。你噤聲。你想把話吞回去。想把自己塞進虛無。

你喜歡張愛玲回擊迅雨批評她《傾城之戀》那篇〈自己的文章〉中的一段話，「雖然如此，我還是保持我的作風，只是自己慚愧寫得不到家。而我也不過是個文學的習作者。」以及「但我只能做到這樣……我只求自己能夠真實。」你喜歡「習作者」的說法，表明自己仍在學，即便自己尚未稱讀者的如意，亦

屬當然，但未來自己仍可更上層樓。以及，她那勇於捍衛自己創作的自信。不像你，一被攻擊，就把自己發配到寒冷的冥王星反省、把稿件撕毀。有時候你會懊悔，你總是無法實踐友人的告誡：「社會的聲音本是多元並存的，彼此之間有衝突才是好事，表示這是個百家爭鳴的好時代。所以別怕和別人不同，別怕有人看你的文章不順眼，但唯有你才能捍衛你的言論。」你太薄弱，你無足輕重，連你自己都看輕自己。「欲著書的作家夢」與「自覺不重要到應該在世上消失的自卑感」不斷地在你身上創造矛盾與裂痕。

《寫作的起點：邁向寫作大師之路，寫好自己的人生故事！》一書曾提及「既然是出於私人理由寫書，那為什麼還要出版呢？……出書只是一個讓哈里森取回『剩下的我』的辦法。」，你闔上書，拭去眼淚。

你必須寫，必須出版。

那關乎生命。

## 符碼

你心裡有個關於缺乏、相對剝奪感的符碼，比在錢包深處的悠遊卡還要敏感，藏得再深都能被輕易感應而警鈴大作。你有時候會選擇壓抑自己的想法，不願與人說一言半語，怕脆弱的自己一旦表露想法，就又被狠狠攻擊。這是一個大家都會發言，並且急於發言而無力傾聽的時代。而你卻逐漸失去發出言詞與拒絕接收聲音的能力。

「你不夠知足」、「你應該轉念，看看生命中已經擁有的，而不是失去的部分」、「還要我提醒你『還有半瓶水』亦或『剩下半瓶水』的轉念方式？」……那些句子在你的腦海裡不時出現、不斷膨脹，有時如墜機，轟然一響，轉瞬之間就把意識全炸毀。那些雙腳乏力，眼前一片空白的體驗，你太過熟悉，卻始終無法習慣。你明白那些人，只是希望你別執著在過去，你也知道沉默成本的概念，但你仍然痛，疼痛的感覺那樣猛烈、那樣真實，卻怎麼樣也驅趕不掉。你會改的，你跟自己保證，跟腦海裡那些嚴厲的聲音起誓。只是，你需要時間，給你改變習慣的安全空間；你需要同理，給你哭泣與自憐自艾的一點權限。你感到混亂，生活總是混沌不清，你常覺得自己是一尾活在窄瘦玻璃杯裡的魚，杯中水總是無法順利沉澱而清澈，而你再努力也逃脫不了。你每天沿著杯緣游泳，逼自己忘記痛苦的昨天，然後催眠自己「也許不知期的某一天，水終究會變乾淨的」，「只要再給你一點時間」。你努力游出水面，探頭換一口氣。

那天傍晚，太陽逃得有些早，空氣既冷又潮濕，有一點異國的味道，雖然你從未踏出島國，但你直覺在你皮膚上引起的雞皮疙瘩宛如陌生電影中遙遠國度的氛圍。你和同學一起騎腳踏車越過三個街區，到學校附近的平價餐廳吃晚飯。那是一個鄉村風格的餐廳，你們圍著一張小桌而坐，桌面是大地與青草色系的桌巾，旁邊有一隻褐色的大熊玩偶。你的同學是三位有才華的女性，她們有慧黠的眼神與充滿抱負而炙熱的心，並且因為轉學或轉系的緣故，比你年長幾歲。

那天的晚餐是用白色瓷盤盛裝的雞肉白醬燉飯，飯很香，你的心情本該如燉飯舒適而軟爛，但你的胃卻緊張到無法運作。綁馬尾的A女望著燉飯，像是個電影轉場的物件，她回到四年前弟弟大學畢業那會。家人送弟弟一份禮物，要送他去英國遊學一個月，因不放心弟弟一人去，便遣A女陪同前往，因為她自己畢業那年，已有去過英國的經驗。A女說起home ma做的「仰望星空派」，味道有多詭譎，英國人吃的津津有味，自己卻難以下嚥。你悄悄拿起手機，查詢那是什麼樣的東西，「阿，魚頭派」，驚嚇像針盒散落一地，而你卻無法避免跌在上頭。你極度恐懼魚，害怕google圖庫上的畫面，你拒絕那些訊息繼續傳送進大腦。但同時，矛盾的情緒正在滋長，你多希望自己也能體驗過這些特別的事情，即便它不是美好的夏日戀情，只因為你更痛恨自己的無知與貧瘠。你無法與自己「空白的人生」相處，因為你也看不見未來有改變的希望。

你悄悄放下手機，深呼一口氣，試圖找回自己的平靜。然後，平靜就被入耳的笑聲給消抹掉了。

長捲髮的 B 女與短髮的 C 女，紛紛表示贊同，他們也吃不慣「仰望星空派」的味道。

孤獨的感受不斷的壓縮你，你像一只掉落海底深處的保麗龍杯，因龐大的水壓而不斷縮小。

B 女開始說起她的歐洲知性之旅，C 女說起她剛從俄羅斯返國的交換經歷。期間，她們都慷慨的對彼此的經歷呵呵笑，並且快速的把對方納入「自己人」的心理認同。

你心裡的符碼被感應而尖銳鳴叫著，你低頭把飯一口一口往嘴裡塞，身旁像沒有他人的空間，海水劇烈地流動。

## 女體

### (一) 母語失聰

去越南是你第一次出國自助旅行，心中充滿惶恐，然而也是真實感受到自己成長的一個挑戰。旅途中因各種突發狀況焦慮也不時發作，還好有可靠的 H 陪你一同解決問題，才能平安歸國。

為了省錢，你選擇搭乘廉價航空，半夜起飛的班機，在恍若空城的桃園機場晃蕩許久之後，報到櫃台才終於開放。你把護照和機票訂購明細交給地勤小姐時手還因緊張而顫抖著，正當你擔心出什麼差錯之時，地勤小姐問你有沒有「xxx」？你當時愣傻了，不明白她在說什麼，以為是某種外語或是專有名詞，便轉頭問 H 那是什麼。他雙手在胸前比劃出一個長方形的形狀，也說不清楚。你只好無奈地問地勤小姐剛剛要你繳交的東西是什麼。她便說：「妳還沒服過兵役阿，要交役男出境同意書才可以出國啊！」你忽然明白了什麼，尷尬地回覆：「我是女的，護照上面有寫。」對方露出尷尬萬分的表情，低著頭說對不起。而那句道歉中，沒有真正的意義。

為了旅程的便利性，出國前特意剪了極短的頭髮—好洗好乾又省時。母親向來反對你剪短髮，雖然嘴上說「不好看」，但把那三個字解壓縮，變成了「沒有女生的樣子，不好」；這次出國她倒大方同意：「剪了也好，比較安全。」雖然我認為醜這件事，並不會因為頭髮長度增加而改善多少；而女性的人身安全，也不會因為少了幾吋毛髮而成指數增長。

雖然性別差異、性別平等這些議題常聽人在探討，但以往你從未真正思考過因為性別上的差異會體會到不同的生活，甚至讓你在用母語溝通時瞬間得了失語症。若是男同學去生活用品雜貨店買零食，結帳時忽然被店員詢問「消費滿 500 元有送衛生棉，問他要靠得住、蘇菲還是好自在？」，他會不會愣住呢？雖然曾經多次想過如果是男生該有多好，但真的被誤認的時候，還真的不知道如何應對。

### (二) 陌生之地游泳

翌日的夕陽轉紅了，學姐 T 沒有依照約定來到會安與你和 H 會合。約莫和香港人 R 去約會了。或許有些人總能在旅途中如戲劇般發生戀情，除了驚奇與祝福之外，也只能重新擬定少了成員的旅程該如何繼續進行。

會安飄著小雨，而古城你和 H 在早晨就已經騎踏車晃過一圈了，沒有想像中遼闊。你討厭匆促的行程，總會造成過多壓力，且將失去再次重遊心儀店舖或街景的機會。於是你把行程排得很鬆散，卻發現古城的面積不足夠撐過慵懶的三天。於是你和 H 決定騎腳踏車往南方移動，漫無目的，探索未知，陌生之處。「只要留心欣賞，便是風景。」你試圖安慰自己。

穿過幾畝稻田，幾幢精緻的樓房和悠閒漫步的黃牛，除此之外一路上始終沒遇到行人與車輛。你們一邊校對著 google map 確認自己行經的路線，以防無法順利返回旅社。

天空灰暗，彷彿暴風雨前的寧靜。在一片樹林後頭，你們找到一片沙灘，有兩個西方女人躺在沙灘上的躺椅看書，一個西方男人在沙灘上倒立、翻跟斗。

你很想下海游泳，環視周圍，沒有禁止下水的警告標語，但也沒有救生圈或是管理人員。你猶豫許久，你記得父親常在旗津的海邊告訴你，升大學那年暑假，他同學與其兄長，就是在這個沙灘上失去生命，你望著眼前這片陌生的海，惶恐自己被浪潮捲走，卻還是抵抗不了在海水裡游泳的吸引力。

你沒有帶泳裝，在海灘上煩惱著該不該脫掉衣物，穿著內衣褲就下水游泳。雖然海灘上人煙稀少，沒多少雙眼睛會盯著自己瞧，但強烈的恥感緊緊地束縛住你。還有 H 的存在，也令你彘手不決，一個不夠熟悉卻也非不相識的異性戀男子在身邊。你不想讓半生不熟的人看見自己的肌膚與貼身衣物，於是穿著 T-shirt 和海灘褲下水了。

後來，短褲口袋和內衣褲裡的縫隙都積滿了灰色的泥沙，清洗後弄得旅社浴室四處都是砂礫，你手足無措，以及抱歉。

## 終於輪到你了

如一場強烈而巨大的地震，在南海的島嶼上炸開，一波波的餘震傳進你那索然無味的日常裡，土地強烈的嚎叫，要求你去看一眼。它說，「那裏會有你要的答案」。

過了這些年，你才意識到，那震央可能來自於和 W 的友誼斷裂。

也許他有自己的入際議題需要處理罷，所以才總是不經意地刺傷別人，而那一刺就痛不欲生。

剛認識他的時候，他是那個在英文課堂上主動找你同組，省去你焦慮「沒人會跟你一起做團體報告，又不敢主動詢問不認識的同學」的救世主。彼時，他是那麼積極溫暖。許久之後的某天，他臉上的光彩全失，說著他和社團同學的爭執：同學說他這人沒心沒肺，心裡好像只有利益，對於身旁的友伴給予的幫助，總認為理所當然，從未想過禮尚往來；難道作為一介好友，要求他在自己低潮時給予一點安慰，太過分了嗎？

「太過分了？」W 轉頭向你，「你不覺得太過分的是她嗎？」

「現在就是要努力充實自己，未來才能找到好工作、賺大錢啊！你覺得她真的太、太、太幼稚了，她不要人生，你還要。這麼煩人，只能跟她絕交，斷尾求生啊！」W 繼續氣憤地補充。

「那不是和你一齊擔下許多社團重大活動的夥伴嗎？但當你想要往前衝的時候，卻把她落了，不會覺得可惜嗎？這麼難得的友情呢！在這充滿疏離感的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不是更顯得珍貴嗎？」這些話，你始終沒有說出口，畢竟，你也曾那樣在顛簸的人生進程中，不得不斷了與旁人的鏈結。在奔跑的時候，身旁的風景，總是模糊的。你也不是做得夠好的人類。在這樣忙碌而日新月異的大時代裡，無奈又算得了什麼。

然後，終於輪到你了。

輪到你把 W 請出自己的生活。

曾經，你們那麼要好，把夢想都綁在一起，老說著，以後你們都要成為有用的人，待至四十歲，要在曼谷一齊喝下午茶、要一齊在世界地圖上畫標誌已經留下足跡的旅行點，然後向彼此分享旅途上的所見所聞。

但承諾終將成為青春記憶中，一束絢麗而不可直視的光芒。

忽然某天起，他像蘭潭裡的水鬼，死命地把你往潭底拖。每一小時一通電話，也不顧你是否正在忙碌，就要你接起來聽他地專案規劃，那樣的時刻裡，你不是他同學，亦非實習夥伴，而是那「朽木難雕也」的下屬，或是被他架空用來操弄組織的魁儡。「喔，你等等要考試要先讀書耶！／你現在在搭火車回家，不方便講電話。／你好累喔，可以改天說嗎？／這些東西你無法理解，可以之後再慢慢談嗎？」這些話，在他如高鐵疾駛的語速中找不到縫隙可以插入，插入暫停的指令。

這回倒成了你不想跟著他往前衝，而自願落下了。



在沒有他的生活裡，你原以為自己能過得很平靜，但終究受不了他那如草原生物豎起毛髮的挑釁，臉書上刻意營造出來的成功人士形象，每天都陽光燦爛，少不了百讚與數則欽羨的留言。「你要讓你看看，這才是成功的，對比之下，你多失敗。」，彷彿是他那些行動背後真正的意思表示。

相識越久，他那初識時的溫柔與體貼越顯得模糊，倒是那功利的性格表露無遺。忽然明白當年，他那名社團同學在氣惱些什麼了。

而你，是不會被攻擊就默不作聲的人。你要比他過得更好。

你要去他最愛的國家，過開心的日子。在他忙的不可開交的時候。

於是，你聽見新加坡的呼喚。

## 在陌生的城市裡睡眠，是一種戰鬥

步伐忙碌的早晨七點鐘，空氣有些濕悶，台北街頭盡是疾步匆匆、滿頭汗珠的上班族。途經一間漢堡店時，你緩下步來，被窗邊的景象所吸引。一名約莫五十的中年男子，髮鬚班白，穿著米色夾克，挨著牆角睡著了，圓桌上剩下一只喝盡的M號塑膠杯。

你以前總認為，能夠安心睡眠，是生而為人的基本權利。

大一選修的報導文學，是你在學期間印象頗為深刻的一堂課程，猶記得某次的作業老師要你們分享自己拍攝的照片，並說明其中的社會觀察。班上有個慧黠的女孩，曬出師大公園的棕色塑膠長椅。當時你不明白這樣的椅子有什麼特別的，直到她說出箇中緣由——椅子中央有凸起的鐵桿，為了不讓人在那睡覺，更直接的說，是政府為了驅趕遊民而置，認為如此可以美化市容——這個理由至今仍令你毛骨悚然。城市不該屬於所有市民嗎？為什麼要驅趕特定某一群人？天真的你，還以為是為了把座位區隔出來，讓長椅上呈現「個人座位」的感覺，避免有些人與陌生人共坐一椅而感到不自在。宛如日本的一蘭拉麵的設計，每個人都有專屬座位，以及給予隱私的簾幕。

三年前，你抵達新加坡的第一天，是孤寂的深夜，飛機降落之前，末班地鐵早已經駛去，然而，你不夠經費無法搭乘計程車，只得在樟宜機場夜宿遊蕩一夜。為了顧行李，無法入睡；空調太冷，只得不斷走動。你安慰自己，這樣也好，省下一天的住宿費。

畢竟，有多少錢做多少事。什麼樣的年紀，過什麼樣的生活。

翌日清晨，逾24小時未眠的你，疲憊到舉步維艱、抬眼皮亦艱困，只能緩慢移動到預訂的背包客棧附近。畢竟人生地不熟，也不敢太快往陌生之地探索。尤其在這麼脆弱的時候。如果在野外，這樣弱不經風的狀態，大概一下子就被野獸攻擊了罷。走到旅社門口的時候，才忽然想起，要下午兩點鐘才能入住。（疲倦到思緒都渙散了。）

該去哪裡呢？（忽然覺得，這真是個隨時要保持警戒的生存時刻。）

旅社位於Farrer Park（花拉公園）與Little India（小印度）之間，在街區間閒晃許久，終於等到附近的City Square Mall（城市廣場購物中心）開門營業，拖著行李走上頂樓的美食街，找個角落的位子抱著背包睡覺了。仍然只得淺眠，開著半邊意識警戒外在環境。但至少能安心休息一兩個小時，不用忍受路上的烈日，或是得不斷於陌生的道路間行走，讓自己的能量不斷被消耗。自己彷彿成了一只因為電力過低而被迫關機的電子產品，在勉強找到插座後，緩慢的充電，得以開機，但仍不足以運作，隨時處於岌岌可危狀態，得趕緊找到下個休憩點。兩天沒有洗澡（無法洗澡）的你，此時身上大概也發出惡臭吧！雖然你也不願意讓自己狼狽至此，但也無可奈何。（畢竟就是沒錢買好一點的航班與飯店）也只能自你安慰：若你現在不是在超級現代化的新加坡，而

是熱帶的雨林、第三世界國家的鄉下……或許兩天沒洗澡這種事情，在水資源不足、衛生設備不全的地帶，大概也就不奇怪了。

一切的價值的判斷，都會因為社會建構與環境條件而改變。

後來你在國際新聞上看到，在香港有一群被稱作「麥難民」的人，他們無家可歸，只能待在24小時營業的速食店裡休息。「你肯定認為你非常懶惰。才怪，其實你很渴望工作，但你這個年齡找不到工作，只好領政府救濟金度日。」受訪者言。他們有些曾當過警察、企業經營者或是導演，但時運不濟，又加上年老，終究成為下流老人。有時他們得從垃圾桶找一個薯條盒子或是飲料杯，握著它好能證明自己有在此地暫留的權力，只是終究會被店員整肅出門。

無家可歸的人，意味著，沒有屬於自己的私領域——那個能夠完全放鬆，確保自己不會被野獸攻擊的空間，已經夠讓人沮喪了；若連公共場域裡都找不到能暫且休息的安全之處，那還有哪裡可以去呢？

你總是被這些消息衝擊而感到悲痛不已。但是渺小的自己在這廣袤而複雜的社會裡，終究只是個日求苟活、得處處妥協的小人物，改變不了時代的巨輪，甚至也扭轉不了自己的命運。

友人那句「階級不只會翻轉、上升，也可能會下墜阿！」猶言在耳。

那日課後的晚餐聚會，你們吃著勝利路上的廉價餐飲，你怨懟著不順遂的學習與兼職工作：「如果努力無法讓生活更好，那你們那麼辛苦做什麼？」，她不改愁容地回答：「為了避免下墜，避免變得無地自容。」

即便這是沒有希望的地方，你們唯一的選擇，只有努力。

即便月薪繳完房租、餐費與帳單，便所剩無幾，仍然得邁開步伐去上班。

你靜靜地把米色夾克男子的睡姿收進心裡。很替他開心，這間漢堡店沒有驅趕他，仍舊是可供疲倦的人類暫時休憩的所在。

那樣安慰，彷彿自己也獲得一宿好眠。

## 你可以虛構

對於英語檢定中的口說與寫作項目，你一直深感苦痛；於你而言，回答問題無疑是發表思想、是一種創作，而且是極度冒險的行為，將自己暴露於陌生人之前。你厭惡那樣毫無準備的赤裸。

你該如何在極短暫的時間內讀懂深奧的題目，然後從自身的經驗裡爬梳出符合個人價值觀的語句呢？對於探索自己，向內叩問生命議題是艱困不已的，每每檢定考的題目出現，你便被凍結在無聲的時空裡，不斷反芻這些艱澀的大哉問。其中有許多答案，是你不願意向任何人提起的。尤有甚者，連閱讀題目本身，都像是被對毒辣的海島太陽剝皮一般。

瑪斯每每見你無法述說，就露出米老鼠般的笑顏：「Sammy，這是考試，你不用講真正的答案，說一個虛構的就好。」啊，虛構的，那不就是小說創作？你想不出來。在《寫作的起點：邁向寫作大師之路，寫好自己的人生故事！》一書中，作者瑪莉·卡爾說道，「那些以為作家可以隨意切換開關，基於社會便利性而從非小說跳到小說的人，你們恐怕要失望了。事實上，你的心理傾向決定你的故事適合的模式，與你的天生性格息息相關。」仍清晰記得，數年前的校內文學獎決選會，評審說你的作品「讀起來不像小說，像新聞報導。」你似乎不太能夠虛構事物；換個說法，非虛構的現實，更吸引你。

你又困住了。

你不知道該怎麼跟瑪斯表達，並非你的英語能力無法回覆這些題目，而是它們即使用母語詢問，你恐怕也需要花上大半年才能解答。

「喔，妳不需要那麼困難的，honey。可以想一個考試需要用的答案就好。文法正確、夠多單詞，讓考試委員足以給你高分的答案。」

你想起中學時期，那些令你氣惱的作文考試。你的書寫技巧與思辨能力不足以讓你表達內心真實的感受，為了分數只能背下參考書上都精美範文。你恨那些東西。那些文字不是太矯揉造作，就是離你的生活經驗太遠，活像是另個星球的日常。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令你沮喪；得借用他人的言語說話，使你挫敗，像是得披上人皮才能出門的醜陋外星生物。

天殺的，究竟什麼時候可以做自己？

學習過程中，你一路受的訓練都是「唯有讀書才能翻身」的教育，大學時開始厭棄這一切，把自己過得體制外——自行規劃各種學習項目，沒有學分卻累得半死的事情。畢竟精神病早把你拋出體制外了，也沒差再多一點出軌。但其實仔細想想，以前的自己並沒有太多選擇，資優班的同學早就拿去學校泰半的資源，身處放牛班的你，不努力讀書考好成績，如何讓老師注意到自己，爭取那剩下稀少的資源？

那時候連讓老師在課堂上多教一點東西都是奢望。

早被別人放棄的人，要怎麼對自己有信心？

然後大學終於熬到畢業，發現自己的社會階級能給你最大的希望與可能，只有國考。

你只能抱著厭棄自己的態度走下去。

如果你認命一點，不要抵抗、不要碰撞，擁抱填鴨教育乾脆利落些，你會不會在自己所處的文化下活得更悠遊自在？畢竟，你不是有資本可以逃離島國的人。

「Sammy，你給以給出好答案的。」瑪斯繼續給出帝國主義式的樂觀，像他桌上那只臉融化的盜版多啦 a 夢塑膠模型。你攤了手說：「讓我休息一下，我好累。」

下課鐘響。

## 飲食之難

### (一) Cafella

Cafella 長得像一座湖畔涼亭，專賣簡便的餐點和飲料，像是沖泡式的檸檬紅茶、咖啡、熱狗堡和韓國泡麵。你最常點的是 Yellow mango shake (芒果奶昔)。因為芒果是當地特產，加上天氣襖熱，它宛如冰沙的口感相當解暑，另外是一杯 ₱100 約台幣 60 元，和台灣知名連鎖手搖飲的芒果冰沙 75 台幣相比，也稍微便宜。這是在語言學校裡什麼東西都會比外面超市貴個二三十元的環境下，相對划算的商品。

你通常是在下午空堂的時候，來此休憩，讓自己沈澱一會。此時學生也較少，你比較能避免擁擠的人群對你造成的焦慮感。不過這裡實在很悶熱，使你總是大汗淋漓，還不時得驅趕攻擊你小腿肚的飢餓蚊蟲。

### (二) 不能吃

隱隱約約記得十幾年前的社會新聞，有台灣雇主虐待印尼移工，逼他們吃排骨飯，沒有尊重他們的文化與宗教因素，使得他們得邊禱告邊顫抖地求阿拉原諒——不是我要吃豬肉，是我沒有其他選擇了。

語言學校的午餐和晚餐固定有一鍋清湯，裡面有些瓜類與肉塊，你凡吃必吐，但菜單上始終沒有寫 soup 裡的食材究竟是什麼。

你不能吃牛。因為你生肖屬雞。

其實你也不明白其中的關連性是什麼，但自有記憶以來母親就用「屬雞不能吃牛」為由，禁止你食用各種牛肉製品。上大學之後，有同學表示詫異，從來沒有聽聞過此種說法。但至少在你小學階段，班上也有許多同學和你持相同理由禁食牛肉。或許是台灣的某種民俗傳統，而且有地方性差異吧？

雖然成人以後曾覺得因為此種飲食因素有些可笑，但難得有堅持下二十年的習慣，也捨不得破壞，也就像守著家傳珍寶似的堅持著。不過你沒想到的是，你吃到牛肉的時候身體就然有作嘔的反應。

那鍋湯裡的肉塊是牛肉。你遲遲到了要離校前一周才從同學的口中得知。

總覺得有些委屈與無奈，在異地生存，不得不破壞自己的原則。

### (三) 烤肉 party

為了壓力繁重的學生解悶，語言學校每隔一個月就會在週五傍晚舉辦 BBQ party 作為晚餐，大家拿著白色免洗餐盤去學生餐廳前的廣場領食物。

這時候就能明顯感到落單的悲哀，會吃不飽。

有小團體的同學，把食物擺在餐桌上，由友人佔位，又去領食物了。落單的你，因為怕位子因離席被占走、東西被偷走、食物被動手腳……（各種人在外地不得不提防之事），只得吃完再去排隊領食物，但等你吃完盤中物，烤架上也早就開始滅火收攤了。

忽然又好想回家，想念跟父母一起吃吃到飽餐廳的時候，總有人幫忙顧桌子、領食物，有個能安心吃飯的地方。不像在這裡，你總得像隻瘦弱的小野獸，小心翼翼地出外覓食，一旦找到就得叨著嘴上的肉片躲到隱密的洞穴才能稍作放鬆。在充滿歡樂的環境下，只是更襯托你的孤獨與悲傷。

#### （四）NO REFRIGERATION Needed

其實在台灣你很少吃零食，但在菲律賓的日子，你每週還是會去附近的超市買一些餅乾跟飲料堆放在冰箱和房間角落，讓陌生的空間多一點家的感覺。

有個週末你和室友艾莉一同搭計程車外出到稍遠的 SM mall 進行例行性的採購，購物袋裡塞滿了優格、泡麵、洋芋片和當地特產芒果乾。採購實在太疲累，回到宿舍你隨手把整袋食物放在書桌邊便睡著了。醒來後已是隔天早上，忽然才想起塞得鼓脹的食物袋裡有好幾盒優格。

忘了冰。

壞了。

得丟掉。

你懊喪地一一挑出美麗又的紫色包裝的優格拿到垃圾集中場丟棄。在離去前還鄭重對著垃圾場默哀三十秒。

你好不容易才買回來的一週糧食（也是精神慰藉），還有 500 披索。

好不容易捱過沒有精神糧食的地獄生活一週後又能出門採購，這回和越南同學 Jane 到離學校較近的賣場尋找她思念的家鄉食物—乾燥腰果。雖然沒幫她順利找到腰果，但你卻意外發現了一件事：成箱的優格被放置在離冷凍櫃有一段距離的地面上，就像普通的捲筒衛生紙、洗廁劑那樣，沒有冷藏。

這究竟什麼回事？

再轉頭探詢，前方不遠處的地面上竟然還有未冷藏的養樂多!!! 你才趕緊拾起一盒紫色優格端詳，發現上頭寫著“NO REFRIGERATION Needed”，再多拿幾個品牌的優格檢查後發現，上頭都有相同的標示。

你心裡忽然有種淒楚。

回到學校後和台灣同學談起這件事，她才笑著說：「這裡很特別，有些優格要冰，有些不用冰，就像保久乳那樣吧！」

你跺跺腳，氣自己上禮拜不該把優格丟進垃圾桶。你的 500 披索。

## 台北大觀園

偉哉，台北城。

闊別四年，你剝去學生的身分，以北上的工作者身分回到台北，台北顯得更加艷麗與陌生。某些時刻，你竟是以東南亞的經驗，去辨識台北。

### (一) 圖書館

大學畢業後你到台北工作，租屋處雖然落於過去曾經就學過的區域，然而以往皆是在和平東路以東活動，鮮少至和平西路以西探索，彷彿中間的羅斯福路有條神秘的結界，阻止我跨越到另一側。現在居住的社區於我而言仍然相當陌生，為了熟悉環境，我盡可能在上班前、下班後以及周末嘗試走過每條小巷弄，並且理解之間是如何串接與東南西北的方位。

從住處出門不及五百公尺就能抵達社區內的市立圖書館，那是你每日都會光顧之處，借還書（因為沒有錢買書了）、觀察人群（尋找寫作題材）、借用廁所（因為我的室友總會霸佔公用廁所許久，迫使你總得外出解決生理需求），還有打道館（寶可夢）。還記得某一周末的上午，為了寫測驗題本，你第一次到三樓的自修空間，映入眼簾的即是令人衝擊的一幕--每個人桌上都擺了一杯外帶飲料--超商的咖啡杯、五彩繽紛的手搖茶……等等。

圖書館內可以喝飲料嗎？

「禁止飲食」不是圖書館的共同使用規範嗎？

你仍記得大學的學長曾經向我抱怨，他在學校圖書館為了趕論文非得使用提神用品，只好把咖啡偷放進自己的保溫杯內，每次飲用都得小心翼翼地從背包裡拿出來啜飲一口，再趕緊收回背包內，卻還是被機敏的管理員抓到，記了違規點數，「怎麼不能通融一下啦！我又不會把環境弄髒。」

那些讀者桌上的飲料杯，瞬間把你拉回到三年前，獨自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李偉南圖書館參觀地回憶裡。

那日，是你滯留新加坡的第四天，你安排自己到位於新加坡最西邊的南洋理工大學（NTU）參觀，交通方式得先搭捷運到文理站（Boon Lay）再轉公車 179。公車司機是來自中國的青年，英語不太流利，看到你像似外地人的樣子，開心地用華語和你聊了幾句，也親切地告訴你該從哪一站下車。

習慣徒步旅行的你，原本想靠雙腳走完整個校園，但校地比預期大上四五倍，校園內總計有 10 個公車站牌的範圍，半日內恐怕無法達成繞校一圈的任務，加上又有多個坡段，走起來相當疲勞，最後也只去了李偉南圖書館和至學生餐廳吃一頓海南雞飯而已。

李偉南圖書館不大，總計 5 層樓，但只有其中 2 層有藏書。由於入內不用刷學生證，似乎也不用換證件，你就自行進入參觀，拿了本薄薄的英文小說在圖書



館休憩了一會。不久，你座位的前方便傳來三名華裔男學生一邊討論作業，一邊吃東西的聲音，定睛一看，桌面上竟散放著一大包洋芋片（圖書館能吃東西嗎？！），而坐在你後面的馬來裔學生在使用電腦的同時，陶醉地引吭高歌。（圖書館不是必須輕聲細語嗎？！）

不論是無需學生證、在館內飲食或是發出聲響，在台灣的圖書館都是嚴加禁止的，但在南洋理工的圖書館，卻稀鬆平常。你不確定這是否為一種文化差異，但你遍尋整棟大樓的注意標語，都沒有禁止飲食的相關論述，但當時也沒有勇氣詢問館員，怕自己的破英文會惹來不必要麼麻煩，就抱著心中的疑問離開圖書館去參觀校園的他處了。

時空回到台北的社區圖書館，你看著眼前的景象，開始懷疑「天龍國」不只是PTT鄉民的嘲諷用語，而是台北城真的有自己的另一套制度，有別於長年於南部生活的你能理解的文化。

你轉身離開自修室，在圖書館內部四處尋找「使用規範」的公告，想理解這是不是一座特殊的圖書館，可以在內飲食。但你沒有找到所謂的使用規範，只有在廁所旁的垃圾桶上看見大大的公告只寫著「便當盒請清洗好，分類丟棄」，讓你更困惑：圖書館內可以吃便當嗎？

這次你不想要留下遺憾，背起書包就到一樓的諮詢櫃台詢問館員：「想請問一下，這間圖書館可以喝飲料嗎？因為我看到三樓自修室很多人在喝飲料。」

「不能喝，但我們自律。」館員木然回答。

「那……喝飲料會有什麼處罰嗎？」

「沒有處罰，但我們自律。」

你覺得這個世界，越來越奇異了。

## （二）公佈欄

到台北工作之前，你剛在家鄉投票完里長的選舉，但開票後詢問鄰居數日，還是不知道新里長是誰。到台北之後，你最喜歡在巷弄穿梭，觀察里辦公室公佈欄。小小的紅色看板上不只有現任里長的名字、附近派出所、醫院、衛生所……等電話資訊，有時還有里民出遊的招募廣告，還有里民優惠價，這些公告欄是你在家鄉不曾注意到的東西。

不過，你倒是想起菲律賓語言學校內的公佈欄。

那個與學生考試、假期、旅遊與罰金相關資訊的重要公告欄。

過去在台灣你很習慣透過學校的電子公佈欄、e-mail來得知最新消息，實體的公佈欄反而很少去關注。有時候經過大學穿堂時，發現公佈欄上的海報早就蜷曲泛黃，也無人在意，反正資訊在網路上都能查詢得到。上次認真凝視公布欄，可能是中學那會兒了。

不過在宿霧的語言學校裡，公佈欄可是你每天都必須留意的重要行程。因為在語言學校，沒有班導師會提醒你作業和考試，每個人入學即離校的時間都不一

致，也不會有長期、固定的行事曆。在這裡，時間被切割成許多細碎的片段，為了生存下去，就必須養成隨時閱讀各種臨時性公告的習慣。而最可怕的，莫過於罰金公告：上課遲到，罰 100 披索。曠課，罰 200 披索。

公佈欄上的黃色紙條，約莫半張 A4 紙大小，寫著入學至今學生們累積的罰款。未清償之前，不能離校。

你不曉得這樣高額的罰款是否不符合比例原則，又或是你並非事先知曉相關的罰款規範才接受這份契約，是否可以申訴它的合理性……不過這些問題都沒有答案，也沒有太多意義，畢竟人在異國，能平安是最重要的，其他事情你也沒有能力計較太多。

只是對於容易生病而臨時無法上課又阮囊羞澀的你而言，這個罰款規定，實在如芒刺在背，總是提心吊膽著生活，也經常得抱病上課。

語言學校的生活作息和在台灣的大學上課很不同，大學的課程是一週循環一次，同一門課一周只會遇到一次，再討厭或困難的課程都可以用一星期的時間去消化情緒。但在這裡並非如此，課程的週期是以一天為單位，每日的課表都相同，除乏味之外，還伴隨緊繃不得喘息之感。你很想跟學校安排課程的人抱怨，記憶的處理本來就要時間去運作，硬塞進去沒有用。話還在腦袋裡轉上未說出口，就覺得自己傻，台灣經過許多年的教育改革才逐漸鬆綁了填鴨教育的形式，現在你卻跑到菲律賓來學英文，接受過往你嫉惡如仇的學習方式——斯巴達式教學。

黃色公告紙最上面一欄的罰款資訊是「Harley/Taiwanese/22 weeks/₱8000」。

8000 披索，約台幣 5000 元左右，你倒抽了一口氣。是怎樣的財力或是心境，可以甘願被罰錢也要休息？

後來，你只在四人的團體課遇過 Harley 一次，說話慢慢的年輕男生，問他怎麼罰款那麼多，他語調慵懶的回答：「早上八點起不來啊」。

好像，別人的煩惱並沒有你那麼多。

現在，你經常在台北的巷弄裡尋找各式各樣的公佈欄，並不為了獲得真正需要的資訊，而是透過這些紅色、黃色、白色的點來串連與理解你所居住的地區，為此而感到安心。

## 遊戲不只是遊戲

「你有玩寶可夢嗎？」

報到第一天，一進辦公室就收到這個問句。

忘了誰開口提問的。工程師？經理？助理？

你搖搖頭。

早卸載了這個手遊。

（你一向不擅長遊戲操作；大約也是家庭教育的緣故，總被灌輸玩遊戲浪費生命的價值觀，所以沒有玩遊戲的習慣。但現在想想，或許遊戲反而是能讓你暫時逃離痛苦現實，並且轉換情緒的方法。沒有遊戲的時間，你也沒有拿去做有意義的事情，只是遭受無謂且漫長的焦慮襲擊而已。）

2016年08月06日寶可夢在台灣地區開放的時候，你也跟著熱潮一起下載遊戲，當時的功能沒有現在這麼多花樣，主要就是透過丟出寶貝球、抓到怪物這個動作，回味放學後能觀賞動畫「神奇寶貝」的童年罷了。

當時你人在菲律賓，仗著手機有買網路卡，用AR模式把地鼠放在難以下嚥的語言學校午餐盤上，或是在處女島潔白的海灘上捕捉可達鴨。

Ayala Mall 的走廊上擺著「POKESTOP HERE!」的立牌—告訴大家這裡有寶可夢可以抓，約莫是為了吸引顧客的行銷策略吧？但在商場裡鮮少有人拿起手機滑動，人潮也是普普通通。商場的WIFI總是連不上線，自己的網卡也是訊號微弱，根本無從玩起寶可夢。此時此刻，成大光復操場的訓練師，恐怕比這裡多上數千倍吧！

「真的阿？可是我們全辦公室都有玩耶！」

眉頭一凜，不祥的預感。來自經驗的提醒—不合群的人，日子不好過喔！

你重新下載APP，祈禱自己三年前的選擇是「正確的」。

「我們都是藍隊喔！」

喔，好險，藍隊。

介面和印象中有些不同。多了「朋友」功能，可以互送禮物，拿道具；多了「團體戰」，可以和認識的人以及路人一起在道館下相會「打頭目」；多了「田野調查」與「特殊調查」的任務，獲取道具與捕獲特殊的寶可夢。

也多了許多沒見過、叫不出名字的寶可夢，據說是二代跟三代的吧？忽然有些惆悵，童年離自己好遠了。以前總覺得自己不論長多大，小當家依舊在煮菜，野比大雄永遠不會真正長成大人，櫻桃小丸子總會是小學生，蠟筆小新也會在幼稚園裡度過永恆。那些恆定性，像一種安全的錨，是一種承諾，讓你安心。但還是有些事情悄悄變化了，年幼的表妹不知道皮卡丘的十萬伏特多麼可愛，以及火箭隊出場必說的台詞「既然你誠心誠意的發問了；你就大發慈悲的告訴你……」多麼重要，但她依舊能在路上抓寶。而你在路上遇到的寶可夢，總覺得他們是「盜版的」，偷了你童年裡對神奇寶貝應有形象的認定。如同對於「愛人就該有靦腆笑容」的堅持。

「現在的遊戲好玩多了。」

對，好玩多了。

在預期之外的時間點—業務信件傳送進來之前，諮詢電話掛上之後，同事A突然開口：「你旁邊有噴火龍，你需要牠！」，你轉過頭去看，什麼也沒有。普通的辦公室。同事B接續說：「你抓到了，是色違！」同事C回應：「讓牠跑掉了……好煩。」同事D：「抓到別炫耀，不然你幫你轉成糖果喔……」

喔，是手機裡的世界。

那個需要戰鬥與冒險的世界。（疑？現實生活好像也是如此。）

你喜歡聽他們這般對話，還有那些互動良好的笑聲，好像你正坐在3D電影院裡，而不是科層化的冰冷辦公室，那些令你激動不已的超自然產物，都可以從螢幕中飛出來，和自己互動。

「你好想要阿羅拉地區的嘎啦嘎啦喔~~~」

聽起來就像謎一般的咒語。

難不成現在切換到魔法學院了嗎？

上班要念咒語，才能打卡成功；轟八你轟八你轟。

開電腦要念咒語，螢幕才會顯示；轟八你轟八你轟。

打電話要念咒語，分機才會有人接；轟八你轟八你轟。

「嘎啦嘎啦是一隻寶可夢的名字，阿羅拉是一個島嶼的名稱，在這裡生長的寶可夢會有特殊的樣子，以及不同的屬性跟技能。」

感謝解釋。但，你比較喜歡，聽不懂同事們在談論什麼的狀態。那些用中文發音，卻無法解讀的語句，有種迷濛的魔幻感，是一把能使你進入幻想世界的鎖鑰，一瞬間就能切換到浪漫的愛情劇裡，穿越到古樸的中國歷史，跳躍到閒適的東南亞路邊攤，逃離這個需要斤斤計較每個銅板用途的日常，暫且忘記還有多少信件需要回覆的工作。

「吃午餐囉！五百公尺外開了一顆黑蛋，走囉！」

你喜歡這樣，和同事們一起打團戰。

你喜歡這樣，傾盆大雨的傍晚，一個個獨身的上班族匯聚到有屋簷的圖書館下，一起倒數秒數，宛如跨年夜一般，等待破殼而出的神獸。攜手戰鬥，擊敗，然後捕捉。再各自收起手機、抖抖雨傘、擦乾公事包、穿起亮黃色雨衣，離開道館。在疏離的現代化都市裡，陌生人有了可以交會的時刻。

你喜歡這樣，確實屬於某個群體的狀態。幫你的寂寞與孤寂感消了毒。

Delete，那些總是沒有人願意轉頭和你一起吃午餐便當的中學生活。

## 後記

### (一)

25歲之後，自己忽然有了質的改變。有了現實感。不知道該怎麼形容，就是突然「破」的一聲，什麼東西破了，然後就不同了。

### (二)

敘事需要不斷修正文稿，並且斷然捨棄舊的，才能逐漸找尋到「真正的主題」。你本來是抱持著以憂鬱症的視角去記錄當年的海外旅行，想要寫出與那「青春熱血」的壯遊不同風格的聲音——你自認為，書市上較少的音頻，亦是你抵抗社會壓縮你生存空間的一種方式。然而寫著寫著，五萬多字，你卡住了，有半年的時間，你再也生不出一字一句。作品不完整，敘事的口吻也不甚滿意。喔，更正確的說法是，你再也忍受不了這些文稿說話的語調。

你必須重寫。

這真是瘋狂的想法。剩下兩個月時間截稿，你有辦法重新騰出七萬五千字嗎？而且是符合自你期待的版本。

然後你發覺，憂鬱症不是你要寫這本散文集的真正主題，只是冰山露出海面易見的小小頂層而已。伴隨數年的生涯焦慮/職涯發展、性別認同、同儕間的較勁與相對剝奪感，甚至是與家人持續未停火的衝突，那才是旅行的引爆器。

大學時期的兼職工作勞苦難以言喻，畢業後的尋職仍然相當不順利，運氣的陽光始終照不到你居住的陰濕角落。待在家裡的日子，經常把自己拽回寒冷的深淵，譴責自己無用、成為家人的累贅。飯開始食的少、睡眠時間逐漸拉長，長到不記得自己何時是清醒的，好讓自己的基礎代謝率下降，減少能量與金錢的消耗。既然無法增加收入，那就減少支出吧！讓自己活得悄然無聲。像冬眠的熊、休眠中的細菌內孢子，或是，一個等待死亡的人。

經過許多個百無聊賴的日常之後，獲得一份工作，恰巧與生涯諮詢有關，透過辦公桌的鍵盤，你不時回到徬徨無助的17歲，重新檢視自己的選擇——你有其他選擇嗎？那些被你封閉、藏匿於深窖的記憶，開始如翩翩蝶蛾，從深谷裡鼓翅而出。你的創作飢渴已久，宛如經歷大蕭條而停機許久的器械，終於能點上機油而轉動，即便運行中齒輪仍不時發出喀滋喀滋的尖銳聲響，但至少，能繼續寫了。

其實，你該走進學院裡正式去學敘事、學文學的，畢竟那是少數令你感到激動與興奮之事，但你始終沒有準備好。也還無法預估那可能的時機，在多久以後。你的生活沒有太多寬裕，讓你隨著興趣做生涯選擇。太大的賭注。這本散文集是你的盡力之作，記錄一個青澀的聲音，在瞬息萬變的大時代裡掙扎與努力的痕跡，如此而已。此書若能給自己丁點救贖，亦或在某些人心裡泛起些微漣漪，亦足矣。

### (三)

離那段時光有點遙遠，忘了許多細節。你知道記憶還存在腦海中的某個角落，但你需要提取它的線索。

你把頭髮剪短，好讓自己符合當時的髮型。

你去燦爛時光書店聽「菲律賓很危險？解構馬尼拉都市問題」的講座，為了讓自己回想起多一點關於菲律賓的記憶。

#### (四)

小時候迫不急待地想要長大，希望可以獲得真正的自主性跟獨立性，選擇想要的生活，但時間一年一年過去，你感覺到的並不是更加自由，而是終於看見現實給你的框架，然後願意去承認自己就是這個階級，就是會被困在這裡好幾年，甚至一輩子，試圖逃離的代價就是精神上的折磨，不如在這樣的限制下，想想怎麼做可以活得輕鬆點，反倒比較實際。

大學畢業前後幾年，高中同學紛紛出國留學，接著大學同學也外派歐美日工作，看了很是羨慕。畢竟是頂尖大學阿，畢業生如此優秀，有好的發展也屬正常。但，自己呢？你也是這間大學畢業的阿，從小到大，一直努力著，每一件事都不肯鬆懈，逼自己繃到最緊，盤算每一分資源都要用在刀口上，做出最符合經濟效益的投資組合，結果呢？你沒辦法出國留學，沒辦法出國工作，甚至在國內找工作都相當挫折。為什麼啊？為什麼啊？為什麼你已經盡人事聽天命了，命還是這麼差？你為什麼這麼愚笨，總是學不會需要的職能？為什麼沒有早一點規劃職涯發展？為什麼沒有好一點的運氣？無語問蒼天。你多希望你的人生有那個轉機，柳暗花明後哪裡有一村，像市面上的那些勵志書一樣，但你還沒有等到。日子過得很慢，像發臭的沼澤，緩緩流動，除了噁心之外，沒有其他。有時候你會想，這本書是要等到好幾年後，你的生活有了改變，好的改變，心情有了轉換，樂觀的轉換，再來出版，是不是比較對得起閱讀它的人，比較有獲得什麼的價值。可是，那好虛假，有時候痛苦就是如此漫長，如果知道別人也是這麼辛苦，也是把日子熬過去，或許比較真實，而且有一點陪伴的作用吧？

#### (五)

美國社會學者莫頓 (Robert Merton) 曾提出結構緊張論，其中指出由於現代社會充斥物質的慾望與誘惑，使得社會每一個成員，都對「成功」抱有高度「渴望」。然而，成功與富裕，並非人人皆能獲得。一般人在與所謂的「成功人士」比較之後，容易產生一種貧窮的「相對剝奪感」以及「焦慮感」。

你非常耽溺於「專有名詞」，那些在字典上能查詢到標準定義的「學術名詞」，這些看似艱困的詞彙卻總能標示出你的困境，給予你述說己身複雜情境的所需的言詞。而近年最能代表你心境的專有名詞便是「相對剝奪感」。

當你在社會學講義上讀到這段話時，你哭了許久，過去那些無人能理解、無法被接納的痛苦感，忽然能被解釋了。數段回憶傾瀉而出，獲得他們能被定義的標籤，然後整齊的被收納回去大腦的檔案室裡。

為什麼別人可以，而你自己卻沒有機會、辦不到呢？

你需要理由。你想要突破困境。

去年網路上有一首很紅的小詩叫做「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時區」，很多人拿它來勸你，不要急，以後有機會的。但你真的超級無敵討厭這首詩和這些無用的安慰。套句朋友的話，「重點根本不是 50 歲當上總統，或是 70 歲才當上總統，快或慢的問題。而是，如果當總統這件事比你的命還要重要，如果沒有達成，這輩子像是白活一遭，而你真的會達成不了，有多麼痛苦。」

畢竟，窮人跟病人是沒有太多選擇的。（喔，那些超級勵志的生命故事，畢竟還是少數。）

失業在家的日子，時間像被凍結。也只能凍結自己。想著待業期，就好好充實自己吧，這樣安慰自己。但沒有收入，什麼也不能做。娛樂當然是奢侈，想都別想。

進修，要錢，但還沒有工作，所以無法進修。開始一個惡性循環。過著很長的一段，被囚禁一般的生活。連去想去市區的書店看書，都因為住得太偏僻，連交通費都是問題。只能眼睜睜地把一天又一天浪費掉。

你也很想寫勵志書，把自己的生活過的精采，帶給世界歡笑，但你就是辦不到。

逆流而上、不畏懼艱難、突破困境的故事，誰不愛看？你每次也都被感動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淚，但感動完之後，留下的是難以消弭的沮喪，宛如宿醉後的嘔吐與頭疼。尤其在看著想報名的研討會資料以及各種感興趣的課程的報名表時，都會哭出來。你當然知道努力學習、毅力、尋找資源……這些東西的重要性阿，但那三五千元的報名費就是付不出來嘛。那種想吃大餐，也知道大餐很美味營養阿，但只能趴在櫥窗看別人吃三珍海味流口水的賣火柴的小女孩的心情約莫如此吧。

去年你曾和心理師說，「那些勵志書看完一點都沒有勵志的感覺，你反而覺得很挫折，在檢討自己為什麼沒有那種『成熟的人格』，可以克服困難、化險為夷……你好討厭這些……」對方回答你：「你覺得那是給身心健康的人看的阿，不是和現在的你，對嗎？」

勵志書本身沒有什麼問題，但大概你這個住在十九層地獄的人需要的東西。不同的人生階段需要不同類型的故事。

待業，乃至於工作之後的這些日子，總是要耗費許多時間和「無法進修」、「沒有養分成長」的自己相處，經常感受到「心靈想往前衝刺，卻被現實網綁住」的狀態，有許多自你厭惡與沮喪的情緒在內心流竄。

那些勵志的故事無法給你力量，你也只能告訴自己，盡力做好每一次的嘗試，包容疲倦而脆弱的自己，為未來那道透進暗室的光預留一絲希望，繼續走下去，如此而已。

這本書就是紀錄那些努力掙扎的日子。旅行完並沒有馬上找到自己，自我概念與生涯並沒有更加統合，回到無聊的日常後，還是得繼續尋找自我。